

饥 饿 海 峡

水 上 勉

中央戏剧学院

水 上 勉

饥 饿 海 峡

孙维善 译

前 言

水上勉，日本著名小说家与戏剧家。1919年生在日本福井县乡下，父亲是木匠。因家中贫困儿时被送入寺庙剃度为僧。后还俗。曾在立命馆大学半工半读后辍学。干过多种职业，后从事文学创作，曾多次获奖。1948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煎锅之歌》，此后搁笔达十年之久。1959年发表推理小说《雾和影》轰动一时，从此不断发表作品。因《海牙》、《耳朵》、《荒野的墓标》等被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他的一系列出色作品《饥饿海峡》、《西阵之蝶》、《鸳鸯怨》、《越前竹偶》、《雁寺》均是反映底层人生活之疲惫与穷困。水上勉在《古河力作的生涯》后记中写道：我不喜欢高谈国家大事，可是我深切关怀那呆在国家某个角落里被国家的命运所践踏的小人物的生涯。这段话适用于他80年代前的全部作品。

从60年代起水上勉开始戏剧创作。根据小说改编的《雁寺》写的是寺庙住持内外不统一的虚伪生活；《越前竹偶》讲叙了一个底层女人的遭遇。童话剧《文那啊，从树上下来吧！》由小动物的遭遇勾出弱肉强食的社会本质。

《饥饿海峡》写的是战后初期为警方怀疑的杀人纵火犯樽见京一郎偶尔结识了年轻妓女杉户八重，当晚在妓院又相遇，走时樽见给了八重一大笔钱。八重对樽见始终怀着深切的眷恋而来对警察弓坂说出真情，使之成为一个悬案。10年之后樽见成了有名望的慈善富翁而八重在东京漂泊一直未圆她的梦。因在报上见到樽见的照片，八重耐不住强烈的见面欲望前去拜访樽见，而被樽见所亲。

这部剧作改编后比原小说简练许多，感情色彩越发浓烈。

八重对樽见的情感一直未被提起，只在死后的遗物中发现当年樽见用过的刮胡刀与5万圆存款，才让观众窥见这个妓女内心深处深处的隐秘，使人物丰富了许多。水上勉在《饥饿海峡》里旨在探明犯罪的社会根源。

登场人物

樽见京一郎

杉户八重

杉户长左卫门(她的父亲)

弓坂吉太郎(函馆警察局警部补)

白田巡警(大凑镇派出所巡警)

田岛清之助(岩幌镇警察局巡警科科长)

巢本虎治郎(网走监狱看守长)

来间佐吉(大凑镇妓院“花之家”老板)

阿清

阿种

阿光 } (“花之家”娼妓)

阿满

阿松

葛原时子(八重的女友)

吉米(美国黑人兵)

阿歌(池袋街“富贵酒店”老板娘)

小川真次(八重的情人)

胜见(池袋警察局刑事警察)

便衣刑事警察

川口阿峰(街头娼妓)

本岛进市(龟户街妓院“梨花院”老板)

妙子(他的妻子)

松代
桐子
久美子
菖蒲
艳子
五月
园江

} (“梨花院”娼妓)

味村时雄(舞鹤市警察局警部补)

唐木(舞鹤市警察局刑事警察)

植村(同上) (警正池田繁雄妻)

樽见敏子(樽见京一郎妻)

大石源三(樽见的朋友,北海道积丹垦荒村的垦荒团团
长)

恐山的巫婆

其他人

序 幕

〔黑暗中，装好布景的舞台，幕敞开，等候观众。舞台上几乎一片漆黑。从远方传来本剧的音乐主调。〕

〔从台阶上下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农民。〕

〔传来恐山的巫婆招亡魂显灵念的咒语声。〕

〔音乐静下去，灯光亮起来。出现第一场景。〕

第一场 恐山地藏菩萨庙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个巫婆正面坐着，男女数人跪拜，听巫婆招亡魂显灵说话。〕

〔背景是象征着所谓的阴曹地府的荒凉景色，坟地上立着为死者祈冥福的塔形木牌，胡乱地堆积着白色石头。〕

巫婆 转生于极乐净土根本之道，只在信佛心诚。沉沦迷茫之凡夫俗子一旦信佛心诚，即可置生死于度外，立地涅槃。佛喻，本诸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之愿，将自力修行之人与凶恶之凡夫俗子皆浸身于巨大智慧海中，念佛修行者则得金刚之心，而其满心欢喜之至诚乃能与佛相通。则如同韦提希^①，可获即刻涅槃之极乐……极恶之人只能称颂佛之名号……吾人虽处身于佛拯救之手中……却为烦恼障目，视

^① 据传说，韦提希是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王后，被其子阿阇世太子幽禁，当时她听到释迦牟尼讲经，因而得道。

而不见……

〔这时，杉户八重从跪拜的人群中抬起头来。

〔另外还有两个中年妇女也抬起头来。

女 甲 巫神，快点把亡灵请下来吧！

巫 婆 吾人虽处身于佛之手中，却为烦恼障目，视而不见。吾人虽不得见大慈大悲之大光明，而佛光依然普照，常照吾身……

〔刚说完，就从坐在身后陪伴的女孩手里拿过饭盒，不慌不忙地吃起来。

女 甲 你也要吃饭呀？嘿嘿嘿嘿。

女 乙 巫神肚子饿了，要招亡魂显灵说话可就办不到啦。嘿嘿。

〔男人们陆续站起来。这时可以看到，樽见京一郎身穿复员军服，头戴日军战斗帽，坐在舞台左侧。

女 甲 你完事了吧？

女 乙 完事了。

女 甲 (对八重)你呢？

八 重 (含糊地)嗯。

女 甲 你呢？

男 甲 俺请死去的老伴显过灵了。可那巫婆子简直胡说八道，她是这么说的：“……俺闹病死了，可俺一直到死都惦记着你。……俺死以前，你端尿盆啦，换冰枕啦，让你受累了，真是对不住呀！……”这巫婆子满嘴胡说，简直岂有此理，俺就把钱使劲扔给了她。

女 甲 不管怎么说，你那老伴的性情可真好，大家都这么说呀。

男 甲 俺成天喝酒，冰枕没给换过，尿盆也没给端过啊。这么

胡说八道的巫婆子，俺才不信她呢。

女 甲 那么说……你是把阿吉丢在一边不管，自个儿喝酒去啦？

男 甲 俺是喝酒去了。可这是有原因的啊。……俺们村是在一座深山沟里，那块儿叫作佛湾。老伴家里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还有三个兄弟，一大家人。她这一病，姐姐到俺们这儿来了，妹妹也来了。……家里挤得慌，俺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没法子……就得到外边去喝酒呗。

女 甲 阿吉性情那么好……你就这样让她受罪……真该遭到报应……

男 甲 嘿嘿嘿，这么说已经没用了。下山去吧！你听过亡魂显灵说话了吧？

女 甲 嗯……我完事了。那么说，大家都完事了，走，回家吧！

女 乙 回去吧！回去吧！

〔女人们站起来，男人也站起来，向舞台左侧移动。〕

〔巫婆还在大口大口地吃饭。用手指头把后面大牙缝里塞住的咸萝卜抠出来。〕

〔舞台逐渐暗下去。〕

男 甲 (边走边说)你听说了没有？

男 乙 什么？……

男 甲 就在大前天，联络船沉船那天早晨，岩幌镇被大火全烧光了。……看过报纸吗？

男 乙 没看……

男 甲 火是从当铺烧起来的。……人们嚷嚷开了，说是不是有人放火烧的呀。警察一调查，还真就是有人放的火。……听说，犯人从保险柜里偷走很多钞票，逃跑了。

男 乙 当铺嘛，那钱一定很多喽。把人杀掉，再放把火一烧，

可就没证据喽。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岩幌镇上的人真可怜啊。

男 甲 要是镇上烧掉了三分之二……那没有地方睡觉的人可少不了呀……人世间真是有什么事儿都有啊。听说，岩幌镇上到处摆满烧焦的尸体；在函馆市由于“层云丸”沉船又有四百八十个淹死鬼，他们象肚皮朝天的蝗虫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是一座地狱啊。这个世界简直是一座地狱啊。

女 甲 可真惨啊！……南无阿弥陀佛！……

男 丙 如今的世道，杀了人，只要不被抓住，照样混得下去。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巫婆注意到天色，开始收拾东西。〕

八 重 巫神！

男 甲 湖上黑起来啦，得赶快回家。

男 乙 喂，快走吧！

〔男男女女都认真地听着那个男人说的话，看起来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随即从舞台左侧下。〕

〔他们走后，只留下杉户八重。〕

八 重 巫神！

巫 婆 （默默地收拾东西）完事了！……

〔小女孩拉着她的手就走。〕

八 重 （追上去）我还没听完呢。我娘显灵，对我今后……该怎么办才好，还没呢。啊？巫神！巫神！

巫 婆 你娘说啦，照目前这样生活下去就蛮好，不管有多么为难的事，也别急躁。你身上有股邪气，可得注意！……就这样一直伺候好主人，好好干下去，你会发财的。

〔巫婆伸出手。八重从钱包里取出点零钱，放在巫婆手里。〕

八重 另外呢？我娘……再没说别的什么吗？

巫婆 没说！（欲走）

八重 巫神！我娘是说我会发财吗？是真的吗？啊？……巫神！

巫婆 我不瞎说，我是怎样听到的，就怎样告诉你啦。

八重 谢谢你！

〔巫婆离去。八重快活地往外走。〕

〔樽见一直坐在那里观看这种情况，这时站起来，走近八重。〕

樽见 这位大姐！……请问去大凑还很远吗？

八重 要是坐森林小火车去，傍黑天前就能赶到……就在那边。

〔樽见掏出一盒香烟，取出一支点着，随手把那盒香烟轻轻地扔给八重。〕

八重 ……“和平牌”！谢谢。

〔她高兴地抽出一支。那个时期，香烟是配给的，所以很珍贵。她要把剩下的香烟还回来。〕

樽见 送给你啦，拿去吧！

八重 这个，全部？谢谢！……（走近他，借香烟点火，无拘无束地谈起话来）要到大凑什么地方去？

樽见 ……你也去大凑吗？

八重 嗯。

樽见 什么地方？

八重 工作的地方呗！……

〔她并不回答他的问题。说着就把手里的小包打开，取出一个饭团。〕

八重 请吃吧！

樽 见 ……还是白米饭团呀。

八 重 我不是收下了香烟吗。……请吃吧。

〔樽见接过去。饥饿的眼神。象狗那样吃起来。八重看到这种情景笑起来。〕

樽 见 你听过亡魂显灵说话吧？……

八 重 你看见了吧？

樽 见 说你身上有股邪气，还叫你不要急躁……

八 重 这种事，都是迷信呀。

〔刚才对巫婆是那样严肃认真，可现在态度一下子完全改变了。〕

八 重 我根本不信……她是在那里瞎说一气。

樽 见 ……………

八 重 我们村，就在前边不远，叫畑村。因为是我娘死后十三周年忌日……我是到恐山来祭祀的。

樽 见 ……………

八 重 一到地藏菩萨法会的日子，巫神就从恐山到我们村里来招亡魂显灵。因为上了年纪的人腿脚不灵，恐山那么高爬不了，所以巫神才到我们那儿去的。可是，今年就没有到我们那儿去。是我爹让我来的。

樽 见 ……………(专心地吃着饭团)

八 重 地藏菩萨庙里边，说是有阴曹地府。也有血池。所以，大家都说……是个可怕的山，不过，到秋天可真美。宇曾利湖周围的红叶简直象一片红花。

樽 见 ……………

八 重 (又拿出一个饭团给他)……吃了吧！

〔八重发现樽见胳膊上有伤。右胳膊用毛巾缠着。〕

八 重 你受伤了。怎么搞的？血都渗出来了。

樽 见 没什么，只不过是山里跌了一跤，撞在树上了。（把胳膊缩回去）

八 重 尽管这样，可你……（传来森林小火车的汽笛声）啊，小火车快要开了，你也去吗？

樽 见 嗯。（可是，他并不站起来）

八 重 那我可要走啦！（站起来，往外走）谢谢你送给我的香烟……再见！

〔快步向舞台深处走去，消失。只剩下樽见京一郎。〕

〔黑暗逐渐降临。〕

〔森林小火车开车了。汽笛声——〕

〔小火车行驶的响声。〕

〔夕阳照耀着美丽的山峦。〕

第二场 大凑镇妓院“花之家”

〔翌日。〕

〔太平洋战争刚结束后不久的大凑。军港变成废墟。城镇一片荒凉。妓院聚在山脚下，过去主要是接待水兵，现在冷冷清清，有如烟消火灭一般。〕

〔灯亮了，舞台正面是“花之家”的门口。从某处无线电收音机里传来《积丹摇篮曲》。只有一座通往二楼的楼梯。有五个娼妓，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姿势各不相同。〕

阿 清 照这么说，只要一罢工就能增加工资喽。可咱们没有工会呀。全得靠老板照顾。象阿花那样到浅虫那个地方去赚钱，也没多大意思。象时子那样到东京去，也不见得马上就能找到工作。你说是不，阿种？

阿 种 我反正就呆在这儿啦。老板也怪可怜的……也不会总是那么不景气吧。复员兵也会回来的。军港虽然被美国占用了，可日本工人要是不给他们干活，也就不灵了。大概过不了多久，就会安顿下来的。……就算到浅虫去，又能怎么样？……如今在日本全国都吃配给粮，就是配给还晚发十天呢。如今不管到哪儿去都一样，男人哪里有多余的钱来嫖妓女呢。

阿 光 那些靠罢工就能增加收入的人，真叫人羡慕啊。

阿 清 你想想看。战争打败了，军港被美国占用了，日本海军已经没有了。可是，工人还要举行罢工。我不明白。打败了，不管怎么说，都得忍气吞声才对啊。我们要是面小旗，也可以去挥舞一番。……不过，总不能把红衬裙拿去挥舞吧。……那男人们可要笑起来的呀，你说呢？……嘿嘿嘿嘿。

阿 满 客人，来吧！我们要男人！……我们就这样喊着口号，挥舞着衬裙去示威游行啊。……嘿嘿嘿嘿。

阿 松 瞧，瞧吧，来啦。是来调查我们是不是吃黑市买的東西的。

阿 清 来了，来了！

〔妓院老板来间佐吉陪同派出所巡警白田和函馆市警察局警部补弓坂吉太郎从里边走出来。〕

来 间 除了在这里的五个人以外，还有一个人……现在不在家……统共就是这么多妓女。战争结束以前原有十三个呢，后来有的不干了，有的到别处另谋生路去了，就剩下这六个了。

白 田 大伙儿都听着！今天警部补先生特意从函馆警察局来调查一个相当复杂的案件。你们都听着！就是说，这几天

要特别注意一个穿复员军服的，或是穿脏衬衫和长裤子的男人。要是来了个看上去有三四天没洗澡的、可疑的男人，你们要立刻到车站前的派出所去报告。这个人是杀人之后又放了火的，所以相貌好不了。明白了吧？（盛气凌人地说到这里，接着便十分谦恭地）弓坂先生。总共十四家妓院中间还就算这一家姑娘比较齐全。……在这里布置盯梢的话……估计准有把握。

弓坂 ……………（点头）

白田 老板，通缉令过两三天就会下来的。到时候，我再给你们送来。你们把它贴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就行啦！

来间 明白了。

弓坂 （望着窗外）那边就是田名部吧？……

白田 是的，小山挡住的那边就是田名部。……大凑这里的海湾是个巴字型，田名部那边有些地方比较低凹，所以看不见。

弓坂 那是船坞吗？

白田 是的。被接管了，现在由盟军占用。警部补先生，您是初次来大凑吧？

弓坂 ……不，在战争时期来过。……那个时候没有充裕时间。……那时候，这里跟我出生的故乡佐世保港口很相似啊。哎呀，如今可是完全变样了。……

白田 是的，战争打败以后，这个镇子就变得死气沉沉了。

弓坂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去吧？

白田 是的。各位……那末就请你们多留心吧！如果有个可疑的男人来了，就要去报告。……

〔妓女们面面相觑。〕

弓坂 （看到墙上的价目表）你们这里还供应什么吃的吗？

来 间 ……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是代食品的疙瘩汤、白薯泥、栗子羹一类的东西。从前我们大凑这里的主顾大都是水兵,他们都是时间抓得很紧的,所以吃的东西也都得提前准备好。这还是那时的老规矩。

白 田 饿着肚子可没法上阵啊,对吧,各位……

来 间 嘿嘿嘿,正是这样。

[弓坂和白田准备走。正在这时候,八重撑着阳伞回来了。]

八 重 哎呀,这不是巡警先生吗。……到楼上来玩一会儿吧?
……

白 田 别胡说啦!我这是在执行任务哩。……

[弓坂看着白田。八重向穿着便服的弓坂投去好奇的一瞥,随即点头施礼,把阳伞折起来,走进去。]

来 间 你们辛苦啦!

[在来间陪送下,弓坂和白田走出去。]

阿 种 老板……不是来调查黑市买卖的呀?

来 间 (不回答问题)你们都到楼上去吧,该化妆啦!

阿 种 好吧。

来 间 阿光,你少擦点粉好不好?

[来间不满意地唠叨着下场。]

阿 光 好的!

八 重 警察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阿 光 说是有个逃亡的犯人……

八 重 ……………

阿 光 说是在北海道放了火,杀了人,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要说是逃到青森或浅虫,那还差不多,他干么要往这么个不景气的镇子上跑呢。

阿种 当巡警可真舒服啊！搜查一个不知在哪个城镇上放了火的男人，到处游荡就能拿到工资……

阿清 可真是的。挣官家钱的人真是舒服呀。……不用操心到黑市上去买米，也能活下去。打仗的时候也好，打完仗也好，都是这样啊。

来间 (走出)你们在大声说什么！这种话要是被他们听见了……他们还都在隔壁呢。……

阿清 哦！（吓得赶紧闭上嘴）

〔妓女们一个接一个地上楼。……

〔八重一度下场，这时又出来了。……

八重 老板！

来间 你爹的身体怎么样啊？

八重 他闹风湿症、神经痛、牙痛、头痛，加上痔疮，反正从头顶到脚尖，浑身都是病呀。老板，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呢。

来间 一直躺着吗？

八重 嗯，有时躺着，有时起来。成天游手好闲……有时候还叫人陪他到“汤川”去洗个矿泉浴呢。……有说有笑的，可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来间 上了年纪的人伤筋动骨，恢复起来可慢啦。……因为折断的骨头刺激神经，痛得厉害。还会把别的毛病都勾起来呢。……我家老太太也是这样。你爹多大年纪了？

八重 七十二。尽管这样，胃口倒是满好的。

来间 只要有一处好就值得高兴嘛！

八重 可不是嘛！（说着，微笑）老板，我回村去的事还是作罢了吧。我也想过，就在爹爹身边当个农民过日子吧。……可这次回去一看……我家既没有田地，又没有山林，是个普通的伐木工，我可不想呆在这样的家里，烦死啦。老板，我